共十

書

愚伏集

卷六

愚伏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書

答任卓爾 屹 問目

前堂後寢是廟制今祠堂之制自與古廟異故位置排設多不同不可相牵合比較而論其同異也

古者小斂變服已用首絰腰絰儀禮小斂條所謂襲絰是也其腰絰散垂不忍卽成之至成服始絞儀禮成服條所謂絞垂是也惟五十以上及婦人不散垂今家禮於小斂惟袒括髮而已無襲絰之文故腰絰始見於成服之下而無絞垂之文圖則倣儀禮喪服

圖而爲之者故與家禮本註不同

楊氏復乃黃勉齋門人今儀禮喪服圖式一卷乃其所著也

高氏名閌字抑崇宋南渡初爲禮部一時禮制多所論定祠版是神主位牌似是牌子則與神主不同朱子所謂不消二片相合者然祠堂章祔位條註在位牌西邊安云者又似指神主未詳

雙紒紒卽髻字疑雙紒卽總角下文合紒乃是合雙紒爲一耳今人總角者皆作一髻非古制也

記曰齋之玄也以陰幽思也蓋人之心動而處明則散靜而居幽則聚故古人之齋也玄端而深居不與

人坐所以專意於思親也昏乃嗣親之事人子感念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者故曰娶婦之家三日不擧樂思嗣親也此所謂陰幽之義亦是齋心靜念之事不欲以和樂之聲散感念之情也

綴旁似是衣纓盖冒殺之制如直囊而留其一邊不縫合以便韜尸其不縫處懸綴旁使不分開曾見禮記註疏中詳此制而今無此書幸考之

綴足儀禮綴足用燕几盖人死之後足必辟戾不便於穿韈着屨故旣復之後卽以燕几綴之使不辟戾也

横布作襴襴衫之制未詳朱子君臣服議有曰今之公服上衣下襴相屬而不殊者此也據此則似與深衣之制相似此言横布作襴必是用横布闌截上下如今帖裏腰耳然未敢質言更詳之如何

答金而得 允思

戊申以後蹤跡愈難黽勉於歧路中求以自免於罪戾而適以自陷於大何丈夫五十年不能識行藏眞成崔德符之罪人矣慚痛奈何在途幸免疾病到家纔數日忽承情翰致意甚勤感戢之深實難爲喻屏山祠宇上樑有期極以爲喜蒙囑六偉揆之情理本

當承命不辭而惟是罪名深重日月不久不敢奮筆於斯文大舉自取無忌憚之誚奈何奈何苦事苦事早晩如蒙命駕則爲幸可言春風二月末相笑對風欞之約遲暮已多能記得否千萬非書可旣

答金而得金士悅戊申

戀中得僉翰謹悉春來僉況佳勝慰沃慰沃生僅僅支過而春早至此來年枯損雖得小雨亦無受明之望可歎可歎先生文集得僉兄勤力蒐集大幸大幸生處亦有數十書而藏置山中其處無子弟可以搜出必待早晩生行到家方得檢看矣行狀不敢承當

再以書囑之五峯而五峯之答如此揆之情義不可更爲推諉不可辭以拙陋只須謝去簿領向閒僻處靜坐作數十日工夫方可整頓首末大抵此等大事不求其速而惟求詳備幸以遲以歲月之意告之棘人如何須以書致之俞羅州又傳囑于洪寧原而所錄太草率又或失先生本意殊可歎也絆此塵纓無由往來屛河之間與僉兄共此編摩之事浩歎如何

與金而得　己酉

道路傳聞有不淑之報嗚呼其果然耶此友之命似不當止於此亦不聞其有不寧之候則今胡遽有此

報耶朋儕間皆以其閒中病痼理難久長爲此友憂之孰知剛健無恙者遽至於此耶嗚呼傳之者訛耶果爾則去年道南之別遂爲終天之訣而軒昂之姿奇偉之論終不得以相接矣寢門長慟淚落懸泉想兄隣比相從朝夕切磋者尤當何以爲懷耶尚恐傳聞不的不敢專伻因蔡樂而之行先附此書萬不一旣

與金而得而靜 名安

經世拜頃因士友聞而靜令兄訃候已十減六七朋友之情尚且不勝慰釋況友于分痛之懷耶爲之欣

賀想惟卽今初寒僉候動靜萬勝經世門祚不幸八
十老叔父沉綿半歲竟不起疾摧痛酸苦誠不自堪
而尚此遣免惟僉賜是賴耳就有所陳廬江合享乃
是斯文盛舉而二老兄以屛祠毁撤難之云此是人
情眞切處孰不知其未安耶特所重有在故不得不
爾況今又有兩存之議二兄亦不當持難也卜日告
期之文遍歷列邑遠近士子無不知之今且于于然
以來矣萬一或有退日之舉則非但事同兒戲同志
缺望抑恐聽聞惶惑其間或有不相悉之輩妄意此
間尊奉之議不能歸一而罷則豈不重爲外人所笑

哉此利害不細幸熟思之此非一家私事想二兄必無固必於其間也久欲作書相候頃嘗再遇風便而忙遽未果殊以爲恨此便昏到曉發燈下倩手不能盡意又可恨也只祝益加慎護以應必愈之戒以副相愛之情

答金而得而靜

昨昏得廬江便作一書付之令歷納于僉左右正論屛祠事玆承委翰亦說此事豈古所謂神交者耶讀之喟然固知二兄有所不忍於此者萬倍他人經世亦所謂受罔極之恩者寧獨忍之而不恤耶顧念合

享廬江於事體尤重而士論之歧貳者亦或有賴而又其小者守護之事亦可以久遠而無弊故向答君邵之問有所重有在奈何不得之語誠出於不得已也近更考朱子實記則婺源建陽皆是一小縣而皆有朱子祠二所前例可據而豐山物力又可以守護如得兩存善莫大焉此中士友之意亦多如此故須於三院長書中并及此意矣今見二老兄鄉中單子末段語亦可謂不謀而同何幸何幸但新位版不可猝備而諸邑士子近日當集今若再爲文告示以還延中已之語則聽聞疑惑或慮吾輩之中議有不一

而罷豈不資不相樂者口舌耶此係斯文大段利害
千萬熟思審處毋徒曰不忍甚善甚善況孝伯諸人
初無必欲移撤之語彼亦吾先生門下人豈有快於
此之理竊恐二尺不免爲勝心所蔽其於人言有不
能盡其意耶大抵此是士林公共之事非一縣一家
私事切願平心察理勿求己勝使斯文盛擧速得停
當幸甚幸甚書中决不可從之語似有生張太過之
意故敢此忠告朱夫子所謂不必得爲在己失爲在
人者眞格言可服膺也單末彼邊這邊之說雖未詳
曲折而似有分朋角立之意雖不足掛之齒牙事有

甚微而可懼者如此浮薄之論千萬痛絕而深斥之至禱至禱昨書粗陳大略來人又忙不能盡所欲言只祈心諒各此抱病無緣對面穩展臨紙悠悠

答金學遠 湜○辛亥

方行人來未數日而書至有如神會兢悉侍奉萬安披慰益深詢之來使細審廟宇煥然凡百鼎新專由老兄悉心經紀之力不勝欣賀恨身縻遠宦不得與覩盛事耳聞邪說肆行甚於洪水令人懣悶聖人既許人人討之而老漢前有妬婦之嫌後畏馮婦之譏但切仰屋耳未知世道終何所稅駕耶苦事苦事昨

見右台書說此事嘖嘖不已以三司無一言爲歎卽
因風便聞公論齊發舘中曾已通文于八道云吾鄉
多士亦必有東裝千里披肝九閽之擧一夫饒舌中
外騷然百世已定之論未必容渠瞞得只此爲可惡
奈何奈何所懷千萬非遠書所究只祈琢嗇

答全淨遠 庚申

所詢禮疑本非懵陋所及但兄家襄日已迫相悉之
間不可諉以不知而終負下問之意謹悉瞽見別錄
于後以備採擇亦皆推本禮經之意非敢專以禮許
人也

並有喪葬則先輕而後重其奠及虞先重而後輕此聖人之訓也釋之者曰葬是奪情之事故先輕祭是奉養之事故先重其義甚明但令不能一依禮意不免同日而葬則既於奪情之義無取而先發輕喪未安議者之寧欲先發重喪以應男先之義亦不爲無見然聖人既明言先輕後重則有不可違易况啓殯之際先啓輕喪視載既訖而後還啓重喪之殯雖時刻之間猶有不得已於重喪之意行乎其間發引在途至山下棺莫不皆然恐當從禮經之文爲是又按鶴峯問同葬父母則先輕後重奪情故也改葬啓

墓時亦當先啓母出棺改斂時亦當先斂母否退溪
先生答曰皆當先擧此則在山改葬尤無取於尊情
之義而猶且云然又曰與其無據而創行臆見寧比
類於並有喪之例而行之庶不乖禮意今只得先輕
後重尤無可疑檀弓曰葬日虞不忍一日離也鄭氏
曰虞者安也棺柩已去恐父母精神彷徨無所依故
祭以安之也蓋魂氣已散孝子欲萃聚之故虞必於
是日其用意深矣然則未實土而先題主其未安小
俟實土而待翌日其未安大愚意當着日勢雖未及
復土不得已先爲題主依朱子所言行虞祭於所館

似得

與金淨遠

近因諸士友累聞老兄柴毀已甚氣力綿綴萬一病作則勢將難保私竊憂之卽見汝完書審方患泄痢四體委頓不勝驚慮卽欲馳往省問而數日治喪之餘元氣憊甚未得如意徒切悵嘆竊念親喪哀痛之發乃是至情故自非頑愚無識之人無不欲自致而篤於孝思者常患於過哀滅性故聖人爲之中制必曰五十不致毁六十不毁七十惟衰麻在身又曰不勝喪比之不孝又曰有病則飮酒食肉可也聖賢之

訓布在方策不可枚舉而惓惓欲無以死傷生者至
矣備矣老兄之明豈不深察於此而乃欲直情徑行
自陷於滅性不孝之罪耶親之始死勺水可以不入
於口既斂饘粥可以不食既葬疏食可以不進而孝
子之忍痛抑哀不敢徑情者夫豈自愛其身哉屍不
可不斂柩不可不葬喪不可不終所重有在焉全其
身乃所以盡其孝也今老兄既已病作矣若不以滋
味補其元氣則必死無疑何必遠引古人只觀於故
鄉丈趙公而知之矣可謂孝乎不孝乎可戒也不可
效也其時趙丈之年又少於老兄四歲疏食之奉又

必勝於老兄之今日而猶不得免及其垂死之日始聽從權而已無及矣豈不哀哉豈不懼哉伏願老兄深思先聖之訓速從權制病愈氣完之後旋卽疏食以終喪制豈不甚善而爲得於孝耶區區說出赤心非是愛兄以姑息乃是愛兄以德千萬諒察勿爲執迷之見則忠告之益無狀與有之矣血祝血祝

與金爭遠

自令發行人皆危懼獨謂善人必蒙神佑坦然不以爲憂頃者謝 恩使狀 啓來到後累日無消息曰雖不言心實疑慮昨朝忽得回泊宣沙之報古人所

謂漫卷詩書喜欲狂者直是妙語而吉人神佑之理益知其不誣矣何喜若此不勝欣賀賢胤諸君相携前去想相對如夢寐矣經世上年中冬始得窆藏亡子還　朝後僅存形骸而精神已脫涉此苦海何翅萬里滄溟耶惟計日相待萬不一宣古語云行百里者半九十里須勿放心努力飧飯謹慎寢興以盡珍愛之道甚善甚善

答崔季昇 晛

相望不遠離濶已累歲懸想之情未嘗一日而不在於左右忽蒙賢胤枉訪且承惠書辭意欵悃縷縷滿

紙蘇慰之極頓失頭風所在也第審比來動靜愆和
重以墜傷之患不勝奉慮豈弟君子神明所佑想不
久當即平安然在我愼疾之道不可不盡其方幸願
千萬保重慰此愛慕之懷經世衰憊之候一年甚於
一年比王成時已是別一禿翁如故紙上工夫亦復
廢閣常自慨然承稱許過當令人縮恧念吾老兄忠
信有素必不妄言以悅人無乃蔽於愛而不知耶不
敢當不敢當所懷千萬書不能盡

答康明甫論並有喪　庚申

承審愆候未快不任貢慮然豈至於轉生他病幸勿

過憂過憂則或能致疾經曰一有拂欝諸病生焉此格言也示諭喪禮之疑曲折甚詳深荷不外當初非有明證透見如來教所奬也但向年有人並有喪而同几筵者當練除之際節目甚難來問於生未有以處之答云當各設几筵而旣不能然今則只得手分世界中化現出來而已未敢質言云今見來書擬爲儀節雖詳亦有未精細處夫服輕服入哭之後更易重服先奠考位又易輕服次奠妣位乃讀祝云者固無大段不可但三獻每次易服則煩瑣難行不易則又成以輕服行重喪之祭矣且祝文單告則未安並

告則措辭又難凡此曲折豈可諉之於生人自行之小節而任爲茅纏紙裹之禮耶朝夕之祭當壓於重服固也然三年之內齊衰之服終無用處惟用於二期變除之日兄所謂致其誠信於父母小無所異者又何居耶聖人之答曾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此豈非異殯之文耶奠之先後穿鑿者或可以奠酌之先後當之其下又曰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此則分明是兩祭各行之文若如來示同設几筵則何苦而不爲同祭之簡便必爲先後之紛紜煩數耶釋之者曰葬是奪情之事故先輕奠是奉

養之事故先重豈不較然明白而合於事死耶只緣今人以生人常情度之必欲其同殯一室同祭一筵而於練祥之祭曲爲節目以求中禮恐於因人情則得矣而謂之節天理則未也來諭曰祥祭變服在亡親無所輕重只礙生人自行之小節恐不可伸其小者而屈於大者此言尤爲未安變服果無輕重則聖人何故各爲定制生人自行之禮乃所以事亡自行有礙卽事亡有礙何可二視且未知兄所謂大者指何事而稱屈耶將無乃前所云生人之常情耶向於語次聞兄論男子不絶於婦人之手以爲非謂臨絶

論下有兹未暇究四字

必遠婦人其時未及商論而知兄之太重於人情今日所論恐是一模脫出如何如何然聞士悅亦言同殯合宜云此友又嘗從事於師友間聞見必廣深以孤陋錯於商量誤人大喪爲瞿然也餘當面論耳

再答

伏承惠書誨諭諄悉三復感歎學之不講久矣幸於老兄見之已極欣幸而所謂心有未達而口相唯諾則近於自欺終無進益者又至當之論也尤切歎服前書所論致疑處旣蒙一一剖破今不敢更爲容喙然其中有當復者請得以申之聖人之制禮其文理

審察有不容毫釐差者其輕重大小之分雖細微處
亦未嘗混施況於送終大事耶是故曾子以並有喪
何先何後爲問而聖人答之如此非爲力屈勢拘者
發也自是不可混施耳據禮註先啓母殯行朝祖祖
奠遣奠至山下棺帷不復上而歸卽啓父殯行節次
諸奠旣窆而歸先行父虞次行母虞如此行之則又
安有易服煩數之礙乎禮文之明白不紊如此而今
人未曾考多任意胡亂去做老兄欲於胡做中整理
頭緒宜其不免有煩瑣曲折也乞細攷禮經如無書
一來面討尤幸也人情爲重之云本非可惡之言而

來諭縷縷有若分疏然爲之一笑有別之論不記金基所言如何而惟淺見則依舊以兄之前論爲未安似未有相肯可之意耳書不盡意臨風悵然

三答

累承示諭深感盛意第因中間兒子之病酷似痘候心緒紛擾未卽奉報悚怍無已凡事之有疑於心者不厭反覆以求至當之歸乃是學者窮格之事朋友講習之道善莫大焉但詳來諭微有主張已見以求必勝之意至於多設意外之變以詰之而繼之曰凡此五段若有來問者恐不得不爲之胡徵也有如堅

白之人多其問訊以相窘迫而抵掌喜勝之為者恐非古人虛心遜志難疑求益之道如此則何必問人人亦何能盡其言耶聖人之心不知有餘在己不足在人何嘗有此等氣象耶切願老兄須先除去此病然後學問思辨之功方有所措此是平日常欲獻忠者故因此發之非專為此一段議論也然既蒙下問不敢不盡愚以備採擇夫並有喪之文分明是指父母之喪自有此書以來經許多唐宋諸賢未嘗致疑又況喪服小記曰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以待後事其葬服斬衰即此章之意也既明言父母二字

更何可疑特老兄心有所主故生疑於所不疑乃欲歸咎於註家朽骨有知得無爲所笑耶此則不須深辨請先就來諭所詰而條陳之先葬者不復土以待後葬之入乃是橫渠之言而其下又曰相去日近故也詳日近二字則固非一兩日之事其間或令子弟守視必有節目凡聖賢所言或有難行曲折則當就其中思所以處置之令潤澤而可行不可遽爾句斷以爲不可行也借喪在於遠地千里歸葬又是變中之變當此則須有變通何可膠柱然其在途之序恐只得依聖人先輕後重之說爲有所據故須於正郎

處亦以此意奉告矣宋孟氏問於周續之曰有祖喪而父亡則其輕重當何分答曰於情則祖輕於義則祖重語在杜氏通典以此處之則自無來諭所疑子先父享之云矣且念三代之制祭必及高祖而有月祭享嘗踈數之等是爲父不得享而子獨享之以人情言之則豈不尤大未安聖人亦豈不念及而爲此制也以此推之則設使先虞於父旣已各設几筵似無大段未安而老兄每每如此起疑前日奉覩以人情爲重者正指此等處也士悅所疑一條果爲難處然亦臨時當有不得已變通之事而已何可預慮不

幸倘來之變而必破禮家父殯母殯之文耶至於虞之先後尤不可以進饌奠酌之先後當之如此則自是常事聖人必不言也郭子從有偕喪引曾子問此章而問於朱子曰同葬同奠亦有何害而其所先後者何意耶答曰此雖未詳其義然其法具在不可以已意輒增損也先賢尊信經文其嚴如此雖有所疑只得遵守而已何嘗以一毫已意參錯於其間耶此最今日之所當法也虞之先後若如兄見則子從何故致疑朱子亦何以云未詳其義耶禮註虞祭偶同則異日而祭先父後母之文雖其所言之意有未可知而其非合祭則明矣只恐兄以註家爲不足信然彼必有所受何可輕易破除耶以此區區愚見雖蒙提誨

而終不得回寧執註語不欲執己見非執註語乃是執聖訓也聖人旣言其葬先輕後重則殯之必異可知旣言其虞先重後輕則几筵之必異可知人之疑訝又何暇計觀子從之問則非獨今人疑之古人亦疑之矣非徒子從疑之朱夫子亦疑之然而終不敢異辭況吾輩耶惟前日妄論中齊衰服常無用未安云者誠爲錯誤亦未及精思之罪也雜記曰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盖古人於喪服常從重者故雖父母之葛經亦得以大功之麻經易之況母之齊衰爲斬衰所厭有何未安然喪服小記其葬服

斬衰註父未葬不敢變服也據此則葬父之後有事於毋則當服齊衰可知若如來諭同設几筵則雖虞祔不得服齊衰矣大抵兄之必欲同殯同祭者重人情也愚見之以爲似當各設者守經言也今欲不問禮之如何而但欲求合於人情則循之可也執經議禮而乃欲驅率聖訓以合於己意則尤大不可幸願虛心以思之至於三年內合祭前主乃是徇人情之惑甚者非徒退溪先生斷然以爲非禮稍有知識者無不笑其無據又何可擬論耶 士悅之意亦欲合設几筵而曰練祥二祭依忌日出主之例祭於他所亦

似無礙此則此老兄所論頗穩便可行初亦喜之近又思得則練祥時可以如此虞祔時却似難行欲與更論而未得會合耳所論非間論書冊之比乃是爲友人商量者如或違禮則友朋之罪也聞李仲悅嘗遭此變而不曾各設殯祭云未知葬及虞祔節次何以爲之欲今喪家子弟審問而後行之如何如何積雨新晴天氣正佳俟泥濘少乾未可一來耶不相見已久殊覺欝滯亦有欲面論事矣

向年金淨遠丁內憂未二旬又丁外艱曹汝善趙汝緝治其喪以同異殯爲疑以書問於余余令異

殯其後成士悅康明甫疑同殯爲是蓋徇情之見也明甫以書來問余引曾子問並有喪小記偕喪兩條及士虞記男女異尸等語以辨之且論同殯則三年之內節目多礙費了多少說話後攷儀禮疏云司几筵云每敦一几鄭註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體實不同祭於廟同几精氣合乃知古人已有分明定論而未及攷据有此紛紜眞朱夫子所謂學之不講其害如此也

答康明甫

書問稠沓深荷盛意今士人家貧四時正祭尚不辦

特殺況於邀賓乎兎首匏葉乃是三代餘風其下則一篘黃金鷄侈矣又其下水晶盌足矣擊鮮是末俗獘風吾輩正當痛革何可襲謬耶因來示悉此平日所見耳

答康明甫

再蒙俯詢深荷盛意昨到士悅家取五禮儀于鄕堂考之則與今來謄示無異據禮圻內之民爲天子齊衰三月圻外之民無服諸侯之大夫爲天子服齊衰三月此是聖人之制而今却如此必外蓄不得與內諸侯之國同故其禮尤略也按通典諸侯之士不服

天子及后其發哀與否則不論今無所放時王之制只令在官者舉哀則諸兄闕之似當惟生則當依百官例而不欲入官府只得於公處舉哀但又須待文書到日耳似聞本國君臣不得以所聞舉哀須俟遺誥來頒之日未知的否於禮似應如此若爾則文書來到必杳然矣如何如何

答康明甫 己巳

承與風流公于琴嘯於水石之間不勝健羡生餘熱尚在食不能甘困憊日甚昨日試身鞍馬到沙川已覺氣疲難耐況稍遠地耶生本不與城主有約寧有

相欺之失幸毋以此唱之歌歌俟氣完方可出山花雖落盡有不暇管朱夫子詩曰只今擁鼻寒牕底爛却沙頭月一舩亦病沒奈何之辭也幸勿相督迫爲佳季升不得來可歎

與趙安仲 靖○壬申

病廢出入外間事一切不聞頃日聞諸丈以院儒輩全不預駿奔之列此習不可長沒數停擧其罪與罰固爲當矣而但念許多人才一時並停此亦重難未知末稍如何稱停數日來微聞諸生中有識事理輕重者多欲親詣諸尊丈座下受撻而退生聞之心動

謂吾鄉長長之風自此大行亟欲禀議于老兄以圖
善處似聞金无悔言儒生何可因一停舉自請受撻
云生聞之怫然无悔之見事不精自前類此本不足
恠但以方在院長之席而首發此論則諸生之所見
未定者不無風靡之弊豈非可慮之甚耶以生所見
諸老丈端坐丈席數諸生之犯而撻以記之以懲其
後一善也諸生引分受罪免罰於鄉長而浄洗停舉
之名以慰諸父兄之心二善也无悔聞之亦必絶倒
之不暇矣朱夫子之言曰世間自有一條平正大路
人不肯行只管上山下水今之取舍得無近此幸須

商量善處進此而又有一說諸丈之規警後生也純是惻怛之心絶無一點挾長矜傲之色後生之受責於諸丈也純是敬畏之心絶無一點受屈猜忿之氣然後方是善之又善如何如何

與金汝遇光斗

愆陽至作霖潦此亦非瑞應也未知此時雅况何似寒暖失常易以感襲須倍加調攝以應愼疾之訓至佳至佳此間幸無他撓數日來尋山之興忽起不能自止欲於望內由黃嶺屛川訪曦陽白雲而歸不過費却單僮疋馬三四日之役幸以一衾着驢背入來

與共此遊至企至企當限二日相待也能與起叔載
明甫兩兄則尤好只恐依舊重起動耳然不可不喻
以此意也

答金汝遇

心經謹奉呈若於朝晝無事時默看熟復待後日相
聚商量一過則彼此交益必不必矣但念吾黨平日
立心無恒雖有極好底事易爲作輟不能究竟今以
此爲大戒至善至善開初則風氣想漸凉月色想亦
甚好毋惜一來至企

答金汝遇

仲胤來謹審比日動靜珍福忻慰千萬生亦粗遣文選必時雖嘗讀過多所闕疑若以之教人則必困兼且一二年來隨分用力於程朱說話回頭看此等浮艷之文大生厭惡有若浼已者然今不欲强此心對後生輩討論無以副送來之意愧歎仲胤業已來矣且歲前日子無多姑令留此與共逍遙出山時當携去矣

答金汝遇

夢寐見之思想悠然忽得書問此所謂神交者耶披審攝況向安仍有來尋之計欣慰不勝言此間亦免

他撓春到窮山滿眼百物欣欣皆有喜色天地生物之心正好就這裏看得出門倚杖深覺有一般味趣恨此索居不得與同心者共之耳

答洪偉夫偉

遠地承書深荷盛意就審履端萬慶德履增勝益切欣賀經世年前遭叔父喪營葬之際重傷寒濕至今猶未快瘳蟄伏度日殊以爲悶先生文集亦因此至今未畢編摩纔寫一件番畢而又有合改編處欲於開月享祀後聚士子淨寫成編卒業則當討便相報耳行狀固知當如示意此間諸友亦多言如此只是

一味愼重不敢容易下筆念吾輩未必便死俟六七年賴天之靈或有進益然後爲之恐未晚也

答曹汝益 癸亥

昨蒙示諭別紙適以方草小劄未卽奉報殊以爲歉竊謂人之一心萬理皆備仁義禮智特其大者耳觀朱先生小學題辭中綱之一字尤可見矣喜之理在中故發而爲喜怒之理在中故發而爲怒無其理則何以發乎理爲之本而氣爲之用乃天地陰陽造化之妙七情何獨不然朱子所謂理之發氣之發云者特各以其主張者言之耳非獨四端無氣而七情無

理也如此則性情之爲體用乃有二様全不成造化矣是以李先生始有氣隨理乘之說而終則曰不如用朱子本說之爲無病也今人欲以喜怒哀樂分配於仁義禮智者尤覺牽强七情自七情四端自四端恐不可相合也聖人一性湛然全是天理故七情之發亦純是天理孟子之喜文王之怒何嘗不發於理耶下聖人一等則不能然故雖以明道之資之美不免有形氣之喜此虞書十六字所以爲心法之要也

答東陽尉 申翊聖

來諭所疑蓋已得之矣對客不能細說俟早晚面剖

伏蒙俯詢禮疑非瞶陋所及悚怍無已然不敢嘿然不以報録在別紙不敢必其是否惟在酌處

別紙

所詢兩說皆有理然後說爲長盖脫斬服緦未安云者於情理甚合故也况禮曰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先葬卽母喪也其葬亦指母喪也齊斬各有所爲當各服其服而猶以斬衰爲重不敢服齊衰於葬母之際今大喪已葬雖與初喪未葬時有間然脫而服緦畢竟未安矣先葬之際亦當有祖奠遣奠等禮而以斬衰行事則前說之所慮

無可疑矣如何如何

所疑甚精然旁題本爲奉祀故稱孝子以應祭稱孝子孝孫之文與書札之自稱有異似無未安如何丘氏儀節亦無上食之文然若至經日則闕然無事於情未安今俗所爲亦必出於至情而不暇問禮之有無也朱子所謂禮疑從厚亦謂此等處耶

答吳敬甫 竱○丁卯

詢及數條本非所及亦不敢自外謹已畧註其下其中練服一節平日竊嘗有疑而深恐罪在僭妄不敢索言今請略陳於此以備採擇本註練服爲冠之文

似有闕誤已爲可疑其下又有去負版辟領衰等語若只練布爲冠不製衰服則此語似不當在陳練服條下若如今人掇去衰負版前斷左右適之爲則此語當在易服條下而不當在此矣以此常竊疑之且如小斂條設奠具之具誤在於括髮麻之上其他字誤處頗多家禮書不在不能盡記得安知童行所竊乃是喪中起草未刊正之本耶今從易簀時遺命用儀禮則此等疑處皆無可疑如何如何率易及此悚仄悚仄

問目

一 家禮小祥條曰設次陳練服爲冠去首絰負版辟

領衰所謂練服者練承衰之服耶以此觀之承衰之不可不練明矣而世或有只於衰服去負版辟領衰而已中衣則仍舊者未知何所據耶瓊山曰温公書儀謂今人無受服練服小祥則除首絰及負版辟領衰時俗所爲其出於此耶今當何從耶退溪李先生有言小祥不別製服朱子所以斟酌損益得時宜之禮此非正論耶瓊山引服問雜記功衰之說曰今擬服制上衰下裳一如大功衰服而布用稍粗熟麻布爲之不用負版適衰金沙溪喪禮備要曰衣裳制如大功衰服而布亦同若負

不能改備者依家禮仍舊只去辟領負版衰此則沿瓊山之說耶盖小祥不別製服雖古朱子旣有定論而退溪亦以爲得時宜之禮後之人所當据而行之無有異議而瓊山沙溪之說若是其相戾何也且所謂貧不能改備者依家禮仍舊云者尤所未曉小祥別製服仍舊衰是乃大段節目似不當以貧富論於其間而其說若此者何也其意抑有所謂乎時俗亦有據此說別製者乎練布升數亦有定說耶

退溪先生旣以不別製服爲損益得宜則後學不敢

有他議然瑱山所引諸條皆有明據似難攻破況儀禮經傳通解有練除受服圖云衰以卒哭後冠受之卽七升布也大功衰用七升布此禮所謂功衰也且以事勢度之初喪之衰着過一年已盡穿破更不可着且卒哭亦有受服則練祭大節必不當獨仍舊服竊恐家禮註或非晩年定論也西厓先生亦有別製練衰服之說

瑱山據檀弓爲說曰腰絰用葛爲之麻屨用麻繩爲之人有問於退溪先生者曰屨家禮言以粗麻儀禮曰管屨楊氏以儀禮爲正今若依古禮於朞

當受以繩屨如何云云先生答依楊說受以繩屨合於漸殺之意沙溪亦謂腰經以葛爲之無則以熟麻爲之三重四絞見問傳及儀禮圖式絞帶亦以葛爲之三重四絞齊衰以布爲之屨用繩麻爲之三說如此似是可據而家禮小祥條無改經屨之文是豈忽忘而然耶今雖不敢究其微意而必有所以參酌之意似不敢舍家禮而用右說如何如何

屨亦練時受以繩屨在儀禮經傳練服圖朱子之疾革也門人問治喪當用書儀乎先生曰疎略又問當

用儀禮乎先生領之以此觀之則家禮乃是初年所
草未成之書與晩年說不同處頗多

先考旣已遷窆之于先妣墓西墓祭當合設耶抑先
行於先考而後行於先妣耶人或謂合設爲可而
喪有新舊禮宜不同擧哀一節似爲難處若先後
設則似不大段害義而無所謂難處之節但未知
有所先後或乖於象生時一時進饌之義耶

家禮墓祭有哀省之文先喪擧哀恐無所妨合設似
當

竴適病甚未能往行正朝墓祭姪子挺奎承重而

亦以其親病未克往此間情理誠有不忍言者不得不使外四寸在鄉者代行若有主人參祭則在位族人隨以擧哀旣無主人則無此節目耶

主人不在則似無擧哀一節

主人旣不得往則祝文何以爲之若當用祝則措語似難便寧無祝可耶家間行祭時主人有故使人代行則祝辭例曰某使某敢昭告云云今亦似當依此爲之第未知與家間行祭時有異同否

祭不可無祝來示得之在家在山似無異同矣

代行之人於主人爲叔行則曰某使某云云者如何

抑無所嫌耶

似未安

答金孝伯 奉祖

一別五年戀想長勤千萬意外忽奉清翰就審此日陰霾雅履勝常欣慰之深失病所在第以斯文大事專俾俯詢此則非無似所敢及也慼忸不自勝無以爲報但念平日有所受於先生者玉淵西洞燕侍時每以本府書院太多爲慮謂末稍必有難處之患其慮遠矣向在戊申秋與西得士悅相聚於道南以二先生合享於廬江爲得之意告之其意盖不欲以先

生之所嘗憂者施之於尊奉先生之事也今則祠宇已建中撤未安豊山諸友之以爲不可亦其宜矣但目前守護之難旣如所示則移就之舉恐在難已而以二先生同堂餟食於老先生之廟於事理又豈不爲穩當耶立祠於平日杖屨之地以寓羹墻之慕後學之情固爲眞切柰世道至此事勢漸難且如示意以爲久遠之圖乃爲得宜然更須慱訪熟思而審處之使無他日未盡之意至善至善

答金孝伯孝仲 榮祖

國憂罔極兩家私戚不暇開口苦痛苦痛當初見朝

家起復文字固已爲僉兄憂之承俯詢此是公義私情極盡地頭誠不知所以仰報也憶得癸巳秋經世在喪中漂泊湖南朝廷啓請起復盖爲酬應文書事也不免以私情切迫之意冒陳辭疏其時則賊已退屯與今日事不同且是鄙淺無據之事何敢爲僉兄道也忽擾殊甚不能悉

答金孝伯孝仲

伏承再問深荷盛意當初奉復時未有定見及聞旅丈之言覺於義理爲當故倩人相告固料僉侍至情有所難忍矣疏稿甚好但念當此皇皇汲汲 君父

措越之日冒陳私情請守喪制似非古人金革無避
之義而未免為先私後公之歸如何如何顧孰愿之
幸甚

與宋福汝 爾昌

近日微有涼氣伏惟莅況益勝聞民情頗安士子輩
亦以盡心勸課為喜云極為欣慰經世僅保衰悴但
為唇舌所困此是窮命使然豈章子厚所得為耶姜
司諫出力執爭此豈私於經世直是非有在而秉心
不偏耳可尚可尚

答金子亨 安節

謹承書審比日動靜支勝慰仰慰仰仲成家喪患言之酸鼻在朋知尚爾況强近如左右何以爲心耶情欲馳往一哭而病縮未能常切茹歎而已俯詢數條非慒陋所及只以所嘗攷質仰塞一二非敢以禮許人也追服一節曾見退溪先生答學者書論此事今未能記得全文其大要以爲祖喪三年內不可無饋奠者似當爲承重之服云而難其禮不爲質言須考杜氏通典嫡孫持重在喪而亡則次孫爲攝主本服如故期年而除以素服臨祭依心喪以終三年又曰嫡孫旣爲傳重未竟而亡次孫不得傳重猶父爲嫡

居喪而亡孫不得傳重也又曰凡服皆以始制爲斷以此參之則似不當追服小祥前以本服行祭祥後以素服行之未爲闕事惟在商量審處耳斂時置凶服於右傍退溪先生似有此說但蓋棺之後永無變除此爲未安曾已質之於諸先生知禮處則皆以爲不當用只可置之生時喪次到大祥日焚之云此似得宜葬前則專用事生之禮當用素膳以祭之聞西厓先生如此行之云矣

答金子亨

所詢僕豈知禮者頃嘗見二婦而不能一依禮文只

如所謂手分世界中化現出來而乃蒙俯問眞借聽於聾也厚問不敢自外姑以所嘗攷者仰塞一二焉禮但言婦家具盛饌送至壻家而無他文盖古人親迎必取近地而行禮故此等節目皆無拘礙今不能然則地遠或經數宿則勢不能具饌以來或從簡略或到此烹飪亦必有變通矣尊慈在堂而獨對盛饌果爲未安然禮旣無文不可杜撰只於行禮後別設醼如今俗例設酌之爲未知如何次婦則禮見之後醴之如醮女而已此又無可疑矣叟在高明博攷斟酌之不敢質言

答金士宣遠振問目

爲人後者爲生母黨從兄弟有服否

禮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註鄭氏曰雖二姓無二統也據此則爲人後者旣爲所後母之黨服不得又爲生母之黨服其本服必須降一等從兄弟則降而絶服矣

答李卓爾泰立李季述胤武

千里得書一字如金就審春暄僉履並安欣慰無已鄭生事聞之凜然但知父讎之當報而視其死如就

平地可尙可尙一鄉之呈文請活方伯之論理狀啓俱得孝子之心良爲擊節律有擅殺之罪而禮有復讎之文古人之論此事不啻詳矣可無深慮只恐朝議或以提督之死雖由於羣論其迹則猶與手刃有間不可據擅殺云爾則是可慮也

答金伯昷 璨○丙辰

改葬之緦鄭玄以爲當終月數王肅以爲葬畢便除而朱先生謂禮宜從厚當如鄭說此是定論不知瑣山如何便從王說殊爲可恠家中無此書不得檢考幸更致之承重有間之說亦不爲全無義理但齊斬

旣已代服則此亦似當用親子之例乃不失朱子從
厚之意來示得之矣

答金伯温問目 戊午

父母合葬情事合當而勢力單薄不能發引於數
百里之外依朱夫子天湖白水之葬葬於所寓居
之地何如
事出於甚不獲已則權宜各葬似不大害義理但不
當援引先賢且力單地遠非甚不獲已之故古有負
屍營葬者矣
未葬之前遇祖考妣忌日則忌祭當辦行耶姑權

停耶

未葬廢祭禮有明文但忌日既非吉祭且是喪餘之日似難虛過令子姪攝行似得如何

營葬之事未免出入出入之時似當着衰絰而或以爲祭服出入未安宜以承衰服出入方笠胡金之制宜以平凉笠出入此當何以爲之耶

衰服是喪服不可名祭服非喪事則不當出入因喪事則當服喪服無疑蔽陽子苟簡不經反甚於方笠不可用均也

承衰服用深衣始於戊辰年許國　天使接待之

時而家禮無承衰之説而曲裾小註皇氏以爲喪服與深衣二者相對爲袷此似以深衣承衰抑平居之時恒服深衣及遭喪服喪服於深衣之上而然耶

皇氏之説本不爲此嘗見禮記註中有白深衣服在喪服之下者曰麻衣此古人之所用而戊辰之所遵也今人旣已通用不必講究他説

喪人書疏之首家禮稱某似當只書名而俗書孤子姓名哀子孤哀子亦然當如何書耶

只得從家禮不當更問人也以俗而致疑於禮則何

事不疑

答金伯昷

遠地書來深荷厚意仍想此日霾炎靜居清適尤切欣慰生狼狽歸來粗保性命而舊業已荒更難温理兼且精力衰憊末由自強一味悲歎而已示意非不切至只是援引過當不惟生不敢當於賢者亦不免爲失言矣千萬愼密莫與人開此口或成載禍相餉也頃見賢胤書亦有此等語已赤心告戒今乃知一家見解如此也餘祈珍愛懋業

答李士廓 弘道 士會 亨道

承僉翰甚慰但中間遲滯已久未委信後僉况何似向得室人書言士會兄誤墮水中云無乃騎馬似乘船之致耶得無大傷否千萬斷酒愼攝簡出入不得已而出須騎馴馬以盡謹身之義甚善甚善來書學畫頗健有似少年時此必止酒之效極以爲喜酒乃殺人之鴆毒如金昌遠而晦諸人病成之後欲止不得故竟至於死常爲兄憂之今幸因病止酒此是保養精神安享壽考之徵千萬痛絶如麴蘖杯尊等物一切不留家中如破釜甑燒廬舍濟河焚舟底勇决不然則恐或髣髴爲嗜欲所牽一到口頭忍不得舊

滋味矣千萬戒之

答蔡樂而 術

書中更有二絶詮咏數四如對清標前言一樹梅花乃指盆梅其開已久若過四五日定無餘矣貞心長占臘前春傲晩千花作後塵好與主翁成老謝豈能留待少年人用來韻荅梅道情想一笑也兒病必瘳幸於向銀嶺時適臨雖綠葉亦不俗矣頭得否假山甚奇謂是天成近聞曾經妙手云以此尤欲相對共玩蒲身蒼翠想看來刮目也

答李茂伯

意外得書謹悉動靜珍福欣慰歲且盡矣天道已變而環顧其中未有變於舊者方切愧惕茲承示諭賢者亦有此憂此必由中之語豈故爲謙退之美耶偶記甲辰除夜得一絶云黃雞已嗅甲辰春物色風光一併新爲問本來明淨地怎生留惹舊年塵今已過却數年而其塵猶舊奈何奈何

答李茂伯

去夏得道中寄書迺還傳來修復不時謹付謝意于君顯之行想得入照否茲於意外見李進得承盛翰憑審新春學履增勝欣慰不容言生粗保踰伕只是

日月難追工夫易間斷此爲衰暮之恨耳季進遠來相訪對坐兩日極有味趣但恨不得與賢兄共之耳早晩如蒙命駕山中松石豈不生一分顔色只恐爲小兒所戲耳

答李茂伯 戊午

區區遡慕一念未嘗一日忘時與同心子語亦未嘗不及左右事顧無便通問訊但切懸懸忽行脚替驛梅傳書益知左右之不忘僕亦如僕之於左右感慰何可勝耶就審卽今雅履淸健學力益進賀喜千萬嶺海風霜不能病元城久矣區區麻疹豈足爲吾人

厄耶惟願潛心大業益懋崇深使吾黨增氣不止於前日所成就幸甚經世摧塌日甚元氣耗憊向來鑽故紙事業亦幾頹廢況進於此者耶每念禪家偈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待何生度此身之語爲之悵然以此益願吾人及時著得移山拔石力無似此漢悠悠負一生耳

與李茂伯 庚申

斯文不幸哲人竟萎士林之痛遠近所同想從容函丈分義已重悲慟之深尤當不比恒人奈何奈何卽此春寒未委尊履何似懸慕常切聞卽遠之期已卜

而哀病孱伏無由追從後塵以相執紼之役痛恨如何千萬書不能盡只祝對時珍衛

答黃會甫

此事先賢論之甚詳不必更贅如非萬萬不得已之故則自當返魂於平日所養之地他非所慮也況內外截然又無時見入中門之事而昆仲相與同處則人之爲言胡得焉設或有之人亦不之信矣挽詞古今人多用之然終非禮文瓊山亦論其不可鄙意內喪則尤不必用惟在量處耳

答黃會甫

頃在城東得李掌令所傳惠書其中有宜復事甚未得便玆又專伻㞧問就審庚炎方盛孝履支勝不任欣慰經世辭副學得大憲是爲求退得陞義不敢受一疏未獲請三告又有例外之由不得已又上劄痛陳不敢就職之意幸蒙　聖明憐察得遞職名翌日早朝趂未付他職産册而還如未得遞何敢徑歸山林之人或可如此打乖非吾輩之所敢也乍到新竹滿園荷花盛開頗覺有好意思昨日又有　召命下來雖辭疾之計已定猶有踧踖不寧之心可歎可歎

別紙

禮父在爲母期者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
而禫蓋爲父所厭不敢伸其私尊而聖人必存祥禫
二祭使與他期不同所以重其禮也今士大夫知禮
之家率遵此制而其間節目微有妨礙難便者蓋古
禮十五月禫祭之後則但申心喪三年無几筵饋奠
之事而今禮几筵必三年而後除故朱夫子亦曰小
祥大祥之祭皆夫主之夫十三月之祭祝辭旣曰奄
及大祥則再期之祝又將何以爲辭耶此頗可疑且
念非練而練非祥而祥非禫而禫者皆子爲父屈之
禮而夫乃主其祭祝曰奄及小祥奄及大祥云者似

無意義鄙意古禮三祭皆令子主之其祝辭悉用家禮之文再期之祭則夫自主之祝辭大祥二字換以再期似於情禮無大妨礙如何如何但聞十一月已過云此尤難處然與其全廢寧於此月中旬內得日行之爲差愈耶更須酌處

與黃會甫

陰霾比甚未省孝履珍攝何似祥期漸近想惟哀慕益切何以堪居奉慮無已經世粗保衰病日間温理舊業頗有味趣前送辭狀如或得請則庶幾優游涵泳或可以少收桑榆之功要之精力已衰有如下山

之日豈有長進之理悵然悵然甚欲一就旣以疾病
辭　召不敢以今愈而輒有出入徒切懸仰只祝順
變支福

與柳季華 己未

新年想閤內眷集句慶第近日春寒尚緊未委齋居
氣况何似奉慮無已鄙生衰病餘息又添一齡宿患
脚痺之外又有氣痞腹滿之證故紙上工夫亦将停
廢念前頭餘景幾何縱使假之歲月不過爲一陳人
而止悚歎不自勝先生文集亦因此不得趲趂校正
一日不過半卷許或因應接全廢日力度開月望間

方得卒業耳陶山文集并載吏讀文字竊嘗以爲不必如此稟之先生則亦以爲然今此集內書狀又自不同皆是臨危撥亂鞠躬盡瘁之文不可刪沒但欲刋去吏讀其或文義不承接處略換一兩字如以然換在果以則換叚亦非擅有所點竄也未知左右與諸友之意以爲如何其已校過處已用此例如以爲未安則仍存不難矣似聞欲於望後見枉念前則生有出入處恐或題鳳故奉告耳

答柳季華

遠地專人問訊旣荷盛意又想新年學履增勝甚慰

懸欝吏讀删節事固料兩意必恆承示又知先生意本欲如此不勝喜幸大槩先生文章雖於公事場文字與俗例不同用吏讀處甚少間不過句去一二處而粲然成章想而靜諸友之意亦必以爲穩當耳望後擬入山中作小料理忽有冗制掣退之念後此數日內如無他礙可命駕作連枕穩展也有別懇平日書尺中毋用門下字心知未安而不敢請改今此面簽又處之以不敢當之號令人縮恧欲走避而不得此後乞勿用此字只書官稱乃爲眞相愛免得傍人指笑也

與柳季華

冬節已届江臯必早寒未委比日動靜何似奈城之行定在何日毎念君移居未久匇匇而歸爲之悵歎而不能釋蒼石一絶眞寫出至情諷誦之餘爲步其韻河上傳家只墨庄兒孫蔬糲不充腸如何將相三千日併欠成都八百桑語雖鄙俚使簧舌者聞之亦足汗顏矣思之喟然柳川書成送幸袖傳權生歸後金先馬又至囑托甚勤想諸人聞柳川來求文字不知其特出於相知之切且又方在罪籍故不欲開口於他人而誤以無似爲眞可以托此事良可覥笑而

又不能一切堅推眞所謂代大匠斲也奈何奈何餘祝冒寒越險行還萬重

答柳季華

承書審卧閤清適不任欣慰治聲藉甚人皆樂道之老先生門下人豈不爲之增氣耶深喜所示曲折勢必然矣然亦先公後私之政一出於誠心則彼亦不得以致怨矣僕夙夜雖勤而無可以補裨 明時稱塞殊遇有愧於老先生敎誨者多矣日夜憂懼殆不知所出也紙縮不宣

答柳季華

專伻惠書㬎深荷盛意就審大旱得雨民有蘇活之望
左切奉賀生病憊日甚不能出門戶已久而昨聞西
報虜已入邊屯聚於鐵山責我以負盟且以襲攻椵
島爲名要索戰船軍糧仲男龍骨大等曾已上京將
面請于 上前云未知何以結局而大槩 主憂則
深矣臣子分義不敢以疾病緩於赴難今日方與叔
平出宿王成扶曳發程雖僵死道路有不暇恤私悶
如何亦及數紙並一一受留今日適與仲明相對正
好勘過從當裏傳于李明處但念國事至此此等事
恐非其時極可歎也聞此報後即以文集及行狀送

付仲明昆季以防遺失早晩必到左右矣挽詩謄在生處固當附刊于行狀卷末大抵凡文集編次之事不可容易而先生文集尤當十分致謹須待時事幸定吾輩一番聚會于一處更加商討後方可入梓雖稍遲亦不可草草矣

答柳季華 辛未

承書審新凉動靜珍福不勝欣慰生元氣大敗之餘自知無力赴難而不敢退坐寸寸前進到三山力盡竟不得達不免告病而退君臣分義掃地盡矣雖聞喧謗四起亦理固宜然奈何奈何卽今尚在死生境

上最是昏眩日甚食治漸減良自憫耳文集之役必
欲無失今日而時事未卜久安无悔方謀辭退似聞
爭遠亦無久意是可慮也所命序文何敢不盡心力
只是心神錯亂親舊間數行書尺亦不能如意寫出
況敢望此嘗見先生於退溪集序文終至不敢出手
豈不以重其事而不敢者耶況今精神衰敗如此不
敢不敢切冀勿視爲辭避轉移求之於當世大手筆
至仰

愚伏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愚伏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書

答鄭仁輔 榮後 問目 丁巳

改葬緦服丘氏以爲葬畢祭後卽除之易素服而還此未知何所據而云然耶愚意旣見尸柩之後哀痛慘怛之懷無異喪初而聖人制禮爲商折衷定以緦麻則雖不可徑情踰越葬後留其服以時省墓之際服以哭盡哀庶可紓終天之痛月數旣盡然後上墓除之未知如何

頃於膠擾中答上舍書自覺率爾反復思之則常時

上墓禮有哀省之文况改葬三月之內與常時不同
舉哀一節允合情禮方欲更告而未及玆承別幅之
示極當極當乃知情之所發能自盡者得之而非泛
然揣度者所能及也感歎之不已

答鄭仁輔

別紙所論極是極是陋見常以為槨是聖人之制家
禮雖用温公書儀不用槨其實所謂灰隔乃今之外
棺也如得良材則固當用槨但今人難得許大好木
與其用多節而白邊者必備其制決不如不用之爲
得也今得示喩尤更精切與司馬公所論正相符合

盖木雖良終歸腐朽與骸骨相雜且令壙中寛廣不能牢固然則雖有良材不如不用矣況今合兩棺於一槨之内則其占地尤爲寛大使壙中虛曠易於摧陷豈非可慮之大者耶隔板用灰之制雖出於近代而石灰之堅完精緻比石槨片片相合者不啻過之以此附棺有何小欠於孝子必誠必信之心乎竊恐聖人復起必不以此制爲不厚於其親矣聞湖西皆用此制都下士大夫家亦多用之云彼豈皆力不足者耶豈皆儉於親者耶必校於其心故用之耳

答鄭慶輔 辛亥

得書慰甚第審親庭有不安節奉慮生智昧行蔵使新進輩得以爲的自訟無及奈何自明之示親舊或以此爲言以生淺見知者自知不知者自不知何用喋喋况語默有時此豈吾輩求伸之日而欲與爲刀者校是非耶爲東坡訟寃固知君言外意姑不論道理如何言出於親切之人則彼以爲阿好匿非之言而怒之益甚不但爲無益而止矣萬一或有此計千萬停止無使老拙重得訾於人至祝

答鄭慶輔 辛酉

得書知侍奉學履珎勝慰豁不可言生亦粗保但欲

重營正寢以爲奉祭之所工役方始而調度遽乏日間殊覺意緒汨沒知得味於朱書深喜深喜果能不輟咀嚼其味之可嗜何啻芻豢耶衛武公九十五作抑戒以此觀之則君之今日乃是青陽而遽有無及之歎何耶幸掃去雜慮雜術試用旬月工夫專意於此書則必有欲罷而不能者矣不宣

答鄭慶輔 癸亥

承哀問審春來孝履支勝甚慰懸戀生積年病憊之中叨此　恩除理難自力目今方苦胃脘痛幾死僅穌而事異平時不敢言病將以開月初七登程憂悶

狼狽不敢爲喻別紙所示僅一一奉答但對客擾忙未暇搜閱禮經恐有不中理處一味悚怍而已觀來示知讀禮之餘頗有新得極以爲喜哀疚之中無望外誘此是先賢得力之地幸靜處加功仔細搜考以爲自益益人之道至祝至祝

答鄭慶輔問目

家禮朔望則於朝奠設饌其無三獻可見而今人家多行三獻禮不知何所據耶退溪先生答金就礪問云依五禮儀註連奠三酌恐或爲宜答鄭惟一所問則云朔望奠在禮亦無三獻等依祭之文

恐當從禮云云不知何所從違

連奠三酌恐是因金問而有此答耳非禮之正看恐

或字可見只得從答鄭之語爲合於禮

士喪禮曰月半不殷奠今人家或有朔望幷舉而

無隆殺之別或專廢望奠而不舉者有之然考本

註士月半不復如朔盛奠云則特不許其盛非使

之廢也未知如何

士喪殺於大夫故月半不殷奠據此則只得如常時

上食之饌而已盖殷奠本因朝奠而有飯羹麵餠魚

肉等饌故上食禮不復行之禮經所謂不復饋食於

下室是也葬後則又只有上食而無奠望日不設殷
奠恐無大歉於人子之情如何
三年之內遇節日上墓若是合葬則固不當別卓
而祭而但位有新舊服有吉凶似甚未安聞鶴峰
先生居憂親行節祀於合葬之墳此前事之可法
而但思之喪亦有輕重鶴峰在喪妣先而考後雖
如此似亦無害若考先而妣後則當若何又聞西
厓先生丁內艱合葬于先府君墓而節祀則令子
姪代行此禮似好何如何如
使子姪代行甚得朱先生論節祀已有此語矣

禮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同國則往哭之此未知兼內外兄弟而言之否雖緦必往註云親骨肉也似指同宗兄弟而言也母族則雖舅妻及姨子之喪皆不可往見乎

禮所謂兄弟指同宗而言也外家喪事在遠地則不往恐是况舅之妻禮本無服法典雖有服緦之文然恐非聖人意

答鄭慶輔

詢及數條不敢質言但以事理揆之旣已出爲人後則義重於彼而恩輕於此過期之後似難仍守喪次

必須歸侍所後之親惟朔望會哭於几筵庶乎彼此兩全不相妨奪如何如何若然則雖三獻正祭行之不妨受弔一節在喪次時則與伯氏同哭而受不妨如不在喪次則似無哭拜之禮矣且與人書如今來書式似宜用啓字似亦無嫌然易以白字亦無妨矣聞沈一松有繼後子爲其私親踰期之後以白衣常在一松家侍側云此亦當代法家必有所受之矣惟在參商善處也

答鄭慶輔 甲子

頃見書審知向執孝履支勝欣慰無已鄙生良病還

朝氣力僨憊之兼且自知毫無裨補而叨忝重地已有一年罪積尸素知舊之相愛者四面誚責深欲解職投閒溫理舊業或收桑榆之效此願眞切而 聖意不許遞每於三告給由此退溪先生所謂國家法制無退歸一路者憫憫如何衰年旅遊艱苦萬狀果有撤家之計得示語感發多矣卽已停止此在自家事伸縮不難只是此身曾已致之 聖主不得自由古人所謂未忍便永訣者亦是衷曲語也

答鄭慶輔 戊辰

蒙君縷縷致意極知出於愛人以德之誠只是時勢

不然恐未細察耳兩無正之詩不去者作此以責去者且道其時去者爲高致而不去者爲貪戀耶目今艱虞日甚人心渙散　君父正在危懼之中此是人臣授命之日顧忍上章乞休以圖身便耶無狀固不敢援此先賢然使先賢當此時必不敢乞致仕所謂中無定體隨時而在者正謂此耳

答鄭慶輔

專伻委問爲感生尚未快復頃日艱得上墓頹然卧深谷蓋已無望於脩途而近見洛下知舊書皆以國有大變而無意赴難譏責之生亦非不知義分不

當退坐只以生行死歸爲大事耳再疏頃已上送萬一　聖批或有未安之意則勢須不免舁疾然若至於僵死道路則豈不爲　清朝之羞耶以此不敢决良可慮也紫蟹病中得此珎味深喜亦以此物善退步古人贈以當歸之微意亦在其中耶好笑

與曹汝善希仁

春雨太多必有大美惡誰能詰其端耶想惟雅履對時珎衛生亦粗保似聞正郎兄家褰奉漸遠將有攺山之計不知緣何出此爲之愕然拊心也壙中有水氣或有惡石則無容他說如或爲葬師妖舌所動則

豈平日所望於此友者耶程先生雖有彼安則此安之說然其所擇不過曰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避村落遠井窰而朱先生亦取其土厚水深形勢環抱而不用某山某水之說孝子之安厝其親若程朱足矣今葬師之說曰某山爲有利於某子某山爲不利於某子世之庸愚無識之人俛首而聽其去就設使彼之所言一一皆中猶爲爲生人求福而非有意於保安亡親孝子之所不忍爲況萬無皆中之理乎李淳風郭璞之說亦不足徵況今妄言之輩其言何可信也聞此家財力已竭於虎溪今若改取他山則萬

事芒然必無涯際又信此輩妖說則定山豈有了期
脫或遷延久不克襄則孝子悲痛之情雖欲追悔又
可及耶今計惟以保安亡親葬不失時爲重而其他
子孫禍福之說一切揮斥不入於耳乃爲眞孝子乃
爲有識士君子也竊料此友之見非不及此無乃禍
福之外更有他曲折必不可用者乎趙進士必能知
之幸細與商量委曲開陳救得此友此事非小事也
生於此友義同兄弟苟有所知不敢不悉而又不敢
搪突哀疚之地故冀此轉告此言如或不實則並此
紙勿以煩人甚善

與曹汝善

溽暑比甚幽居諸況何似懸戀不能忘大科在前何不著鞭已向浮名息念耶龍蛇之蟄以存身耶无悔㭊技癢作行可憐亦可念也叔父略有向穌之望而尚不能進飯憂悶憂悶僉知兄見在湖上耶輕舠短笻管領無限烟霞令人健羡餘難書既只所聞中不廢書冊之功

答曹汝善

昨見蒼石聞有來訪意方切企待卽奉書問知西行已迫無暇此來爲之悵然令伯竟不免受杖聞之不

勝驚歎其發不訒雖是自取以詩爲崇豈盛世事耶

初謂弱骨難支今聞漸向差愈云何喜如之意必有

扶護者而天生天殺果非人之所能爲也聞受杖日

感念 先王之對令人淚落

答曹汝善 庚午

戀中得書知凉秋官况珍勝欣慰欣慰生之謬見果

如所示受由之後決意南歸退陶老先生行蔵非末

學所敢援例而要之早得一日爲快於心故將以去

十九日發程適爲初寒所中又苦被諸丈諸知舊所

譙責不免停追俟 遷陵翌日即辭 朝雖於分義

粗安而鬱鬱則殊不可堪

與洪叔京 鎬

聞盡室東行爲久居計從此便是福州人矣不惟相愛之情有惘然遠別之懷想離違鄕井必有不可堪之情奉慮無已恨此跧伏無由就叙效古人相贈處之義耳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無不可之地况福之與商只是隣邑而交親布滿可與晤言安知不更勝於居商耶所懷千萬不能縷縷幸可心諒也

答洪叔京

所詢兩條攷禮未惇不知何施而可但以事理推之主喪者當主其祭而祝不可不書名惟屬稱甚難禮有嫂叔之文而據此稱叔亦似泛然且與今世之所呼叔父者相混無已則書名而不書屬如何有故未行則代以庶兄亦似無甚不可矣立後之事旣已相諾於死生之際義不可負雖在襁褓題之旁註恐無不可但只書叔母則非爲後之稱欲書顯妣則未有判狀此一節已自難處況嫂亦無子而先立弟妻之後設或不幸而他日無餘子可爲嫂後則是爲弟得立廟而兄反祔入於宗家極爲乖理鄙意姑闕旁題

以俟後日從容處置似得如何如何

別紙

不書旁題則當依祔主之例但前日賢季之主必書亡弟二字今當書故弟妻某郡孺人某氏耶於禮庶人曰妻妻字似未安然無他可施穩字而今俗通尊卑皆用妻字書之於主雖似不雅猶不至大不當耶來書用婦字此則不可禮曰謂弟之妻婦者嫂亦可謂之母耶言不可稱婦也妻字嫌於太朴則只書故孺人云云又如何不敢質言惟在諒處

答洪叔京

詢及甲者之論曾見退溪文集中有說此事處而先
生之意正與甲論同謂不可不制服而以無所考據
爲歎然近考杜氏通典則明言父爲嫡居喪而亡子
不得傳重其意蓋謂父旣持服今於新死之日卽代
其喪則是爲死其親情有所不忍也至其不可一日
無主之說則通典又言小祥前自有期服當以本服
奉饋奠練後以素服行之亦不至闕事云此說似爲
可據又攷儀禮經傳通解有一條云嫡子兄弟未終
喪而亡者嫡孫承其重亡在小祥前者於小祥受服
亡在小祥後者中心喪並通三年而除云此則宋朝

制令而勉齋載之通解其可從尤無疑竊想退溪先生或未及照攷也禮以服已成而中改爲未安故女子子嫁反在室爲父母三年未練而反則朞旣練而反則遂之上云小祥前則小祥受服小祥後則中心喪者卽此義也據此則小祥前以本服執事練時受以三年練服乃爲得禮之變矣下一款則葬前專用事生之禮用素饌葬後則漸神事之不妨用肉此是師傳之說而非有攷於禮經然求之情理似當如此矣

答全性之 以性○庚戌

思歸客別失路人當時雖以笑語相送其惘然之懷至今思之亦有不能堪者南來以後每與朋知語未嘗不及於左右及則未嘗不爲之嗟惋特忽擾甚未暇專人問寒溫耳玆於千萬意外蒙遠貽書札致意勤至披慰之深實難爲喩就審憂困中能有以自遣尤以爲喜古人爲學多從憂患中得力此所謂玉汝于成幸及此時增益其所不能甚善甚善生病滯鄉山句一方發去此後音容益杳然所祝千萬珍護

答全性之

自聞 朝家有大霈謂必蒙恩屈指俟報忽得惠翰

知已過州城不勝欣躍伏惟日來歸侍萬慶杜老所謂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者想必益知其爲眞絶唱矣生跧伏中幸無他撓氷溪雪壓愈令人斷還往閉户靜坐不知寂寞之爲苦也寄惠長律深荷盛意但命辭太過令人縮恧不敢承領甚非所望於相悉之地自今書問往來切冀刊去此等語幸甚幸甚

答金性之

戀中書至欣寫可言就審庚炎侍奉安吉學履增勝益切慰喜生形骸固已衰變而心地之昏憒日以益甚眞成負此生矣悲歎如何以此每念諸友年富之

人或不免悠泛度日惜之不啻在己聖人所謂學如不及如恐失之乃是赤心告人而人自等閒看過可歎可歎性之日間所事能不至間斷否可以此漢爲戒而日孳孳也季華時相見否久不聞消息懸念不能忘

答全性之

承惠書審向暑動靜佳裕慰荷兩至兒子又說蒙留宿二日見官清如水官閒如隱聞來益切懷想鈴閣下簾春晝永邑人長聽讀書聲豈不甚佳只恐供應如蜩無暇及此耳經世疾病纏綿氣息僅存苦苦度

日而　廟堂乃以詮伏爲偃卧令人惶悚殆無以自容也所欲言甚多書不能盡只祝珍勉

答申汝涉 壬子

尊從母衰年久病常切貢慮玆承訃書不勝驚怛重念喪主病中遭此大故何以堪支耶上舍之服禮文甚明何可直情而徑行耶人情常患於恩勝降從不杖正欲隆於所後其意深矣大典亦但云爲本生父母服期解官心喪三年而不曾下杖字以告者誤也幸察之

答申汝涉問目 庚申

在家發引之日既有祖奠告辭矣至山廬留六七日乃窆窆之日又有發引節次然則似當又有奉柩車導祖道之文而告則疊用未安不告則忽略如何

喪至此留安六七日不告而載似無曲折雖有疊用未安之慮更告似得

題主後返魂而虞若路遠則於所館行之既到家乃行三虞禮也而寓家在數百里之遠必三宿而後得返則三虞之久不祭勢也等其久也曷若於山廬留奉几筵待數日墓事畢後返魂而行三虞

乎
葬形原野之後魂無所依聖人恐其飄蕩彷徨故必於是日虞又必於所居之室堂其慘怛悲惻之意蓋不忍一日離也依禮文留子弟敦事速返而行三虞於室堂甚善甚善

發引時老父若以日寒不得隨柩則其時諸事頗有所礙至如虞祭攝爲初獻而題主旣稱亡室則祝文之書顯妣孝子等語甚爲無據如何則可得合禮

此果難處然亦無他變通只得從實書之曰夫某官

姓名病不卽事使子某昭告于亡室云云初虞再虞亦依此式如何古者宗子越在他國使介子行祭而祝曰使介子某執其常事云云故禮有攝主之文今如此行之似不悖禮意如何如何

卒哭以後主人親執奠獻而兩髩披髮似不齊潔今若裁用生布象網巾以爲斂髮之用如何

淺見如此頃於叔父卒哭之後欲令從叔着布終以臆斷爲難未敢然似無不可矣

答申汝涉 辛酉

頃日悯駭之際愚慮謂賊不動故所詢疑條不曾慮

及人亦無以此來問者卒然蒙諭甚難爲說然以愚料之或墻或甕只得言藏置不可謂奉安天地翻覆之際蒼皇無策不得已而或出於此乃是變之極者固沒奈何若先事預講而就此論得失則其間微細節目雖或有彼愈於此者直百步五十步之間耳其爲未安不忍言則均也此 聖人之所以語常不語變而朱夫子亦曰學者常思處變之道則反令心地不寧全文記不起大意如此 蓋以此也無已則有一焉守土者率士民奉社稷及先聖位版移安于公廨爲死守之計如以邑城爲難守則山城無則深險山寺如貴府周

旁山等處效死守之則必無不守之理甚不幸而不守以身殉之則明白快活於義無欠此聖人殺身成仁之道雖付位版於灰燼猶不爲不尊先聖也令人以守城爲死地竄伏爲生道雖有識亦不免此殊不知等是一死而其善惡有天淵之分此等說話無可開口處思之苦痛寧欲溘盡而無聞也如不以此計爲迂濶難行則幸與同志熟講之以擬臨變之策甚善甚善

答申汝涉

謹承書問就審旱熱孝履支勝甚慰懸想此間僅依

舊挨壬戌之會不過與近地士子逓讀家禮一過而罷安有如來示所云耶世間䖏實之名類如此可怪亦可怕也所詢練祥之節非但記禮者明言之聞今世士人家亦多行之云示意得之盖雖爲父屈重服變制之節不可畧也疏云餘親惟至十三月而除不練服也此見聖人於爲毋之期特詳其變制與他服不同今人之畧此一節竊意是不明於禮非不忍於心也但有所疑朱夫子答門人之問曰今禮几筵必三年而除則小祥大祥之祭皆夫主之但改其祝辭不必言爲子而祭也觀此則初朞再朞皆有祥祭明

矣今依雜記之文練祭旣行於十一月則又不當疊行於初朞祥祭旣行於初朞則又不當疊行於再朞此甚不可曉意者雜記所云是三代之禮朱子所云是時王之制各有節目而不能相通者耶此尋常所疑今不敢質言于左右耳然此是大節目朱夫子必不以今禮廢之無乃練祥二祭自依雜記之文而祝辭直書小祥大祥及後再朞之祭則只曰奄及再朞而沒其大祥之稱耶此是瞽見臆說切願裁度量處更勿以告于外人使蒙汰哉之譏至善至善祝辭只去四句而不以他語代之似亦無甚闕損未知如何

先儒之所未言今不敢杜撰耳千萬忙未一一只祝
順變節抑慰此愛慕

答申汝涉壬戌

所詢謹以瞽見略註各條之下恐未中理悚怍無已
惟諒察爲佳

期喪之禫據禮則當行於十五月禫竊以爲旣禫
之後似不可仍設几筵不設几筵則又都無所事
心喪者無以伸其情矣未及前期禀承而禫月奄
忽過了或者以爲闕失今雖未安已無奈何願承
指教欲無他人服期者之再誤

竊以禮經所言及朱子几筵三年而除之說參之則必是禫後猶存几筵俟再期而撤也禮家又有心喪無禫之文明再朞後中月之祭更不設行也然旣已蹉過不可追行直是無可奈何矣

今居墓所時有吊客至則拜哭如初若在親側則不無壓屈之嫌乎

聖人以將軍文子之事爲無於禮之禮則衰麻旣除無乃當以此禮處之耶然至情所發生亦不敢質言至於在親側則壓屈無疑矣

今俗於題主陷中不書婦人之諱只云某封某氏

姓所同也似泛何如

書姓太泛不足以依神依禮書諱甚得今知禮之家皆書之矣

答申汝涉

承書審比日庚炎孝履支福慰甚惟是再朞已近想益切悲苦何以自堪耶經世自哭盧甥以後心緒忽忽不自聊雖知脩短之有數而不能自抑眞所謂情之所鍾正在我輩也所示不忍卽吉之云有以見孝思之無已深用感歎然儀禮註中旣明有心喪無禫之文後學但當守古不可以義起今於十五月旣已

服禫則再朞易服似當從吉但有一事今之再朞乃是第二忌日也常時忌祭尚且服黲況於大祥之日乃以吉服易黲服果爲未安鄙意用白衣白靴仍戴黲笠不加漆如常時忌祭之服翌日如示改漆黲笠以着其月又是仲月卜日行時祀祫祭以應古人吉祭之文是日乃純用吉服行祭似爲得宜如何如何然此是臆料殆所謂手分世界中化現出來者不勝惶悚惟望更加量處勿徒以瞽說爲必可從以重妄論之罪甚善甚善來書適爲友人袖去恐所答有未盡允可歎也不宣

別紙

朱子大全門人問子爲母大祥及禫夫已無服其祭當如何答曰今人凡筵必三年而除則小祥大祥之祭皆夫主之此條載在家禮大祥條註中據此所問則當有祥禫之祭與心喪無禫之說大相戾此又大可疑更望細入消詳廣問于知禮已行之人以處之甚善甚善古人云禮疑從厚此言亦可思也

答申汝涉 癸亥

所詢疑條婦人爲夫之祖父母夫承重則從服固也然姑在則不敢服亦有定說不當致疑也子爲主人

而母爲主婦果似未安然家禮主婦條註云亡者之
妻無則主喪者之妻所謂亡者之妻獨非主人之母
乎襲含哭位稍爲進退令不正相對恐不至駭見如
何卑者爲初獻則尊者不可爲亞獻寒岡嘗有此見
以問於退溪先生先生以爲不然今當從退溪之說
而已不可遽以爲顚倒繆戾也來人索報甚急不能
細思恐有錯誤悚怍悚怍

答申明叔 尚哲

前蒙枉訪甚慰孤寂只以未得信宿從容爲恨玆承
惠翰審別後侍奉動靜珍勝不任欣慰鄙生衰年喪

患之餘百病侵凌近又腰背牽痛不能俯仰偃卧度日而日昨都監公文下來催人上道動則疾病難堪不動則分義未安思之狼狽不知所處新寓多事理必不免然書冊工夫不可委之相忘聖人言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觀則以二字便有不敢自暇之意幸深味之日間遇人事少暇隨即展卷諷誦勿虛度光陰甚善甚善如生少壯不努力老而知悔已無及故不願賢者之似之也千萬不能盡

答申明叔

沃盥之節在交拜之前蓋古人重其事則必盥如冠

禮三加賓皆盥是也此盥亦非專爲祭酒也但家禮壻盥于南婦從者沃之婦盥于北壻從者沃之卽儀禮所謂媵女從者御音迓 壻從者沃盥交也今旣不能行親迎之禮不免行禮於女家而壻又不能具女僕以往則交沃之節無所施故省之亦出於苟簡非有他見也承問更思之交沃之節雖不能備而存其盥洗不害爲重其事若又備女僕以行則尤爲得禮惟在兩家議定如何耳祭酒小傾於地得之

答成直卿 汝松○辛酉

儀禮婦服舅姑朞年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則

亦朞年矣至後唐劉岳書儀稱婦爲舅姑服三年宋乾德中因秘書監尹拙等議詔百官集議左僕射尹仁浦等奏曰三年之內几筵尚存豈可夫衣麤衰婦襲紈綺夫婦齊體哀樂不同求之人情實傷至治況婦人爲夫三年而舅姑止服朞則是尊夫而卑舅姑書儀之文在禮爲當詔從之今之爲舅姑齊衰實自此始以此推之則妾當得與女君同而瓊山儀節妾爲夫黨服圖爲舅姑朞年是仍以儀禮舊文爲據今亦難以臆見服三年惟在好禮君子參商情禮而處之雖服三年猶爲從儀禮與女君同之文而不爲義

起也

答金時直 廷堅

所詢禮疑曾見退溪先生答學者有兒名攝主告之文據此則雖在襁褓當以子名題祝第未知攝告節目尋常思索不透惟禮記曾子問篇中君薨而世子生三日而見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其下又有子升自西堦北面子拜稽顙哭等語蓋少師主養子之官其升堦拜哭皆抱子行之而禮經直稱曰子以此推之則祝文直書兒名而人爲之拜似爲得宜如何如何其與賓客爲禮則兄當主之而當初未及制服

則葬時難以重喪之服從事極爲難處無已則去冠經及衰只着頭巾及承衰布衣猶爲不甚相妨否此是臨時杜撰不得已之事惟在諒處如何何敢質言耶

答金邦良德民

生萬里迴還已踰數月而緣國家連有大禮久淹洛下頃始受由今日到本縣路聞左右新搆溪堂絕蕭灑甚欲相就作半日話適中爲暑所傷病卧清州凡五日扶病歸來寸步顚躓兼且急於還家坐成瞻悵良歎坐城邑煩鬧地邈閒界人不便宜今又有雨尤

難請屈奈何奈何明早乘凉向化寧何緣奉面耶上
年旣失相叙今又如此人生難會合一至此耶勉夫
無恙否幸布戀意如上

答朴仲植 檜茂

蒙專人惠書深荷盛意就審向寒侍奉學履與時增
勝又切欣慰經世僅免他若儀禮本人家罕有之書
兵火之後尤甚難得其或有之者又有認爲癡不
肯借人以故區區願得一見而未得者積年于玆矣
乃蒙高義不吝架上牙籤全帙惠寄感拜無已昔年
因田叔聞老先生凡得書冊輒親點句蒲架諸書無

一不經手跡尋常敬歎略閱來卷果如昔聞珍玩盥對有如承誨於函丈之間也不敢損汚俟卒業當卽奉還惟是此書古人亦患難讀乞假以歲月使得從容尋繹則爲賜尤大企仰企仰

答李評事 尚彝

遠承情翰審侍奉萬安欣慰之深有難言喩生衰病叢中苟度歲月此外何足深說舊遊杳然如短夢難續賢仲又遊宦西關相望益遠暮年懷抱安得不爲之作惡耶所祝勿以科業已成便視書冊爲筌蹄但得一日閒靜便着一日工夫他時倘得相對令老夫

刮目惟此情眞切餘不縷縷

答李慶餘 敦善○壬戌

父在爲母期者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此禮經全文也禮又曰凡喪父在父爲主故朱夫子亦曰妻喪大小祥祭皆夫主之曾於申典籍來問時泛然以此數條答之矣今更思之則其間曲折有甚可疑者盖禮經之文乃以子爲父屈不得伸毋三年而練祥二祭又不可闕故特爲之制以盡人子之情耳今父主其祭則是爲以夫祭妻而祝詞曰奄及小祥奄及大祥云者似爲不妥若以爲子行祭之意

措辭以告則稍似分明而朱夫子又曰不必言爲子而祭此極難處鄙意十一月練祭子自主之祝詞及易服等事一依家禮之文而夫不與焉盖十一月本非練月而夫於妻喪無服練之節故也十三月之祭則不得已父主之而祝詞只云奄及初朞（以子而言則爲大祥而以父而言則不可謂之大祥）易服之際父則除服子則服禫以祭以應禮經之文似不大害於理未知如何然此是臆說非先賢所論定者更願博詢于知禮處且細考退溪先生喪祭禮答問而行之甚善甚善

答　金恭甫基

得書知好還深慰石翁初謂必不能自力今聞行計已决君子之不擇夷險固當如此歎服之餘繼之以喟然耳舩巖結茅事初亦慮其不穩帖而諸君以爲萬無煩理故不敢固止之矣近聞馳書布告約日會議云此豈不煩甚爲驚愕叔京年少氣銳凡處事不免輕率可慮可歎火急飛報亟停會議之舉至佳至佳

答金德久 乙丑

所詢禮經乃是古禮如此而今之士大夫稍知禮學者無不誦之依此行之恐無取恠之慮又况心喪無

禫之文載在通典尤無可疑但朱門有一問目曰子爲母大祥及禫夫已無服其祭當如何朱子答曰今禮几筵必三年而除則小祥大祥之祭皆夫主之據此則又與禮經所言不同此是古今異宜之故也然朱子之答但言二祥而不及禫無乃有微意耶鄙意大祥之祭依令例設行而祝辭以再期易大祥字禫則不再行似得禮意如何如何瞽說不可取決更須量處至善至善

答金萬恍 秋任○丁巳

書來知比日陰霾靜居學履增勝欣慰不淺生歸來

粗遣有何好趣只是比狼狽半途時爲稍安間耳書中所論多有過當非徒令老夫縮恧不敢當於賢者分上亦非愼言之道千萬珎毖爲佳馬伏波所謂是非政法范益謙所謂朝廷利害皆非學者事頗閉户下帷低頭讀書益務己業耳他日平步雲衢然後講服此等事未晚也此是相愛之言幸勿泛看也乗凉一來之示深覺企慰

答金萬悅

示及諸作足見志學之勤窩中序詠等篇又筆勢翩然良喜但氣有清濁非徒先賢有定論盈天地之間

者舉目皆可見初非精微難理會事於此而有疑則無所不疑矣更思之則當自知故不須論辨如或思而未透姑取先賢論理氣處反復參究以求透得先賢所言之意千萬勿以己意遽作主張輕為論說此最初學大段病痛切告戒之看書有疑處儘好思索思索不通勿求必通且置一邊待意思虛閒時復思繹則當有犂然時節未可以忙心淺見急迫求之也四皓事前輩亦有疑子房扮出者然未可輕斷亦不必深思也大抵今日後生輩皆役志於舉業無人肯用一日半日力於此等處深可歎惜公能留意此事

見得内外輕重甚不易年富力强更須堅固着力精密用心以成就此志甚善

答金萬悅 己未

頃嘗因便得書知日長室靜學履增勝爲之欣慰僕老矣無聞於此事雖未嘗窺其藩捆亦粗有聞於先生長者惟務實二字爲下學第一義稍有近名之念則已沒可說須以此立心默默加功至於充積極盛而人自知之則亦非君子之所避也名齋記文等事乃朱夫子所謂區區粧點者豈初學所急而有求於人恐此未免有向外一念故聊爲奉規耳

答金萬悅

得書甚慰且知憤悱之誠愈積而未已爲之歎尚但恨懵陋未有以啓發之耳然當以管窺於陳編者爲君誦之此乃親愛間相悉之道也夫古人之所以急於自點檢者乃欲知其病而治之也今以來諭所患論之懶惰固是大病朱夫子所謂只消此病無藥可醫者惟當豎立其志不容放下一日十二時中常切提撕乃是治懶之藥也至於全無記性心慮飛揚乃是一病相爲母子而君認作兩病以不靜專故無記性多遺忘心如水水靜則毫髮皆照小動而波則萬

象不能照矣陳烈先生之言雖似可怪亦不爲無理也來書自說病痛甚詳而似未知所以下藥之方故以立志存心爲獻此是萬金良劑幸勿輕視之惟着實加工則漸次見效久當知其味之無窮矣氣有清濁之說本無可疑故前書但云盈天地之間者舉目可見謂必因此悟解不料尚未透得也夫氣者何謂耶非陰陽耶大分之則陽清而陰濁細分之則陰陽中各自有清濁如以舉目可見者言之一歲之中春夏爲清秋冬爲濁一月之中晝爲清夜爲濁而四時晝夜之中又各有明朗昏曀風霆霧雨許多不同者

此非有淸有濁耶來書旣謂有形之物稟氣之時自有淸濁而又致疑於天地之氣元無淸濁天地之氣果無淸濁則有形之物何自而稟淸濁之氣耶此等本不須辨特以君於不疑處生疑故不得不於無語處着語良自笑耳大槩讀書有疑精加思索思索不透可且放下姑於無疑處着功漸慱而漸明則自當詳說以解切不可輕主已見妄着言語也病暑氣困倚枕作此不能盡意

來書以理氣分動靜又是大錯理有動靜故氣有動靜豈有無理之氣耶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

此两句豈不大段較然乎恐於先賢論理氣處全不理會幸博考而精思之莫草草也

答李器叔元圭 朱書疑問

侯師聖議論只好隔壁聽伏聞先生曰言其淺露宜於深奥處聽之云後見陶山集有解言不親切與隔靴爬痒相似未知何謂也

若言不親切當云如隔壁聽不當云只好隔壁聽今但詳味竊謂以下文義則當自知之與隔靴爬痒政相反竊恐先生或誤失照勘也

朱子曰又一向離了愛字獘病百端反不若全不

知有仁字而只作愛字看之爲愈也是因學者不知仁之名義而懸空揣摸故下段痛說求仁之方然學者不知主敬致知之爲助而只見不若愛字看說又一向愛字用功則無弊耶

仁是體愛是用以愛名仁如指流爲源固不可然同是水也若掉了愛字懸空揣摸務爲高妙之說如上蔡諸公以覺名仁則又太遠矣故曰反不若只作愛字看之爲愈乃所以甚言彼說之病耳非以此說爲無病也又於下段以主敬致知爲求仁之方則爲學者指出蹊逕大煞分明但當依此用功而已來諭所

疑乃是節上生枝不當如此輾轉推求愈生迷惑也

引程子語以道言之則無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者一說道常在故無時而不中事至則應故有時而中一說以道則無時不中而應物之際或中節或不中節則有時而中未知何說爲愈妄意則上段既說得所以然之故引程子語以明之觀此則後說似是

以道言之則無時而不中云云來示後說得之

常見此心光爍爍地者未知引以譬欲存心而不知敬以爲主則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便是有兩

箇主宰耶未解
敬則心自不放不能主敬而欲心之存則只此欲字乃是大病所謂以心捉心三頭兩緒者指此一欲字也故引釋氏見心之說以訂之兩箇主宰是釋學一箇主宰是儒學來說已得其槩而猶爲未解何耶試潛心反躬體驗之當自曉然矣
今覺得云者言其爲道流通無礙惟意所適耶抑旣知其入道處故用功之易如所云耶范伯崇來自邵武相與講此甚詳妄以所疑稟白亦歎以下屬朱子語看則如何蓋上段旣言自得之效故今

於伯崇之來講之甚詳又自以始得曾所未有爲
歎而悟前此用心之左也因而告南軒曰云云如
此看如何退溪旣曰語勢未穩先生亦曰疑有闕
文政韓子所謂議論安敢到者而蒙學小生敢以
已意參錯其間愚僭可笑然旣有所疑則不可便
謂其迂濶而有隱敢稟
今覺得云云指用功言亦歎以下如所論着似勝不
易如此推求然不敢質言耳
中正仁義圖說本註以正義屬靜而此以中仁屬
靜敢問其義

中正仁義分動靜處各異退溪先生有說可攷看也

無對之中有陰則有陽又曰有善則有惡是陽對君子而言何以先陰而後陽耶或泛言其先後耶然下段又言陽消則陰長是陰對小人而言矣未詳

陰陽云者先靜而後動也以寂感分則陽善而陰惡不必拘先後也

東萊語出入無疾云者未知東萊以其有同志相助故有此語耶

東萊語示意似得之更攷東萊集本文則尤分明也

諺所謂云者先生曰引此語以譬其目前之憂方急未暇收積誠之效云爾此臆記而録之想失本旨後見退溪有解雪寒麥豐之祥故飢寒者怨咨曰哀我被雪凍死不知明年何人享豐年喫此食乎時先生上封事多觸諱言我若因此得罪政如雪寒凍死之人不知何人得意及享其樂耶云云觀此則措語間彼此相喻而但與上段積誠等語意似矛盾若如上所云則語意雖足而譬喻之指却不相應伏乞更賜剖解

雪爲豐徵固好雪裏凍死則不及享豐登之樂故凡

有好事而無及者諺以此語譬之積誠待時固好而事機遲延君子先敗則未及收積誠之效故老先生引此諺以喩之而有痛心苦事之語若如所示先生解則與積誠待時語不相涉入且以得意享樂者爲善類歟則不當分物我以爲苦事若謂吾被害而小人享其樂則雪爲虐雪而不得爲豐徵與諺意不相應矣如何如何

已向渠說此一段先生曰看書須痛加究索令其有蒲肚疑難不得於心然後可來相見及相見問所疑處令答者至三五日之久而說不得了然後

方得長進也云云後見退溪有解云先生以憤悱之意激厲之曰須痛加窮究令其有蘊腹疑難處則必欲相見質問而恨不得相見此所謂憤積此憤懷而及相見欲說疑難處質問而不能形至三五日之久而心與口不應此所謂悱學者必有如此憤悱然後方可長進云云觀此說久看方好伏乞更賜折衷以憤悱分作兩端說極痛快切當末學何敢容口只恐不能得相見文勢似不如此如何更詳之

答李理勝 文圭 問目

文圭之外祖具忠胤以宗子無後而死先世神主

其從孫岌當代奉其高祖則當祧出其曾祖則當
移奉於有服之孫文翼告詞何以爲之耶
當依儀節爲之云年月日孫岌敢昭告于某官府君
某封某氏云云伏以宗孫忠胤身歿無子大祥已屆
岌以次孫今當代奉先祀某官府君某封某氏神主
當祧某官府君某封某氏神主當遷奉于有服之孫
文翼某官府君某封某氏神主改題爲高祖某官府
君某封某氏神主改題爲曾祖世旣迭遷宗文移易
不勝感愴謹以云云

答盧正而峻命別紙 丙寅

贈幣當用玄六纁四但禮有貧不能具則二者各一
亦可之文尋常每以太薄爲歉思欲就其中用三二
之數而不敢義起向年讀禮記得一明證有曰魯人
之贈也三玄二纁長尺廣終幅註云譏其不用制幣
也所謂制卽指丈八尺而言也但譏其短狹而不譏
其三二之非禮心竊喜之故上年葬子時用此數而
制用各丈八尺盖出於貧不能具禮非有他義也尺
非周尺乃造禮器尺尺㨾在五禮儀今不能細記似
是今布帛尺五寸五分強如無五禮儀可考則問於
康察訪爲佳此兄不似生健忘必能記得矣

答黃遠甫絅問目 辛未

服問曰凡見人無免經雖朝於君無免經惟公門有稅齊衰註此謂不杖齊衰若杖齊衰及斬衰雖入公門亦不稅云云以此觀之雖有不得已出入亦不當稅經帶而世之不行久矣雖欲從禮亦恐駭俗未知如何

齊斬是重服故古人出時不敢脫恐不當以駭俗爲慮如何

三年內常祀於几筵如三月上旬墓祭亦不可行歟若新墓在先世墓後偏祭先墓而獨不及於新

墓事甚未安如何

墓祭非如吉祭退陶先生似亦許之矣然更考之爲可

答權厚之㕓

書來知春寒侍奉學履珎勝慰慰第審憂患重仍不能專意於學業爲之奉慮惟日間常念此身之不可自侮能隨事省察此是學問不必終日讀書乃是爲學也生衰病如前甚無可言

答權厚之

頃日在膠擾中得書草草作報未盡所欲言迨切歉

歎莊生有言天下莫難於傳兩喜兩怒之言兩喜多
溢美兩怒多溢惡此眞格語也念愼言有素必不輕
發而如或必有忿氣則不知不覺形於言語切願日
間平心定氣勿令忿狠之意一毫留滯於胸中使中
間傳說之言不至於溢惡至善至善自非大賢以上
則聞人毀已不怫然而怒者鮮矣

答人

謹承垂問獲審春暄靜居學履增勝忻慰無已鄙生
孱伏中辛粗無宅只是前途正遠短景易夕此爲悵
悵者之憂耳前日奉報甚無可采兹蒙示喻奬許太

過雖出於好善無已之盛意亦恐非朋友間相悉之
道三復以還第深縮恧朱書雖不敢望嚌其胾亦不
可謂全不嗜好以故頃在達城樂與數三士子相講
說盖其處有徐行甫讀書頗精欲資其問難以發蒙
吝耳初非推吾所有以及人也不意游聲濊實至誤
智者之聽一味慚愧爲士而講學如爲農而服田只
是本分苟有其實不當深避但以無其實故以爲愧
耳承有研究之計如得同堂討論固是儕陋之幸恨
相去遠無由相聚浩歎奈何前來錄帖夾在書帙中
搜尋不得未副送還之教乞勿以爲罪紙縮不究

答人問目 庚午

竊聞改葬緦既葬而除又聞重喪未除遭輕喪則製其服而哭之既畢返重服又聞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又聞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註若母喪未葬而値父之二祥則不得服祥服云今遭母喪而將遷父墓一子往迎前喪于遠地一子留侍几筵雖異於新遭輕喪者爲父之緦似不下於本服大功矣但未葬不得服祥服則改葬之緦與祥服有問乎

改葬之緦蓋爲親見屍柩不可無服故製五服中最輕之服以執其事穀梁所謂舉下緬也乃此意也今云爲父之緦似不下於本服大功者恐不然矣竊詳禮經易服之節皆以重者爲主故曰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麻重而葛輕故也又曰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麻同皆兼服之麻葛之大小同故兼服之也又曰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蓋父喪未葬故服斬衰以葬母也據此數條則以齊衰服改葬前喪似爲不妨恐不當必以最輕之服易之如何如何

若同殯則葬前當留數日其間朝夕奠上食獨行於新喪則情有所未安若欲並行則舊喪旣有神主不設靈座于喪次何爲而得其中乎

兩柩之南設靈座以紙榜設於其所而幷行猶爲無於禮者之禮乎盖情之所安而無害於理者卽禮之所在如何如何

答人問目

嫡孫父卒祖在爲祖毋降服杖朞則小祥當白笠素帶至十五月而禫後緇笠緇帶耶

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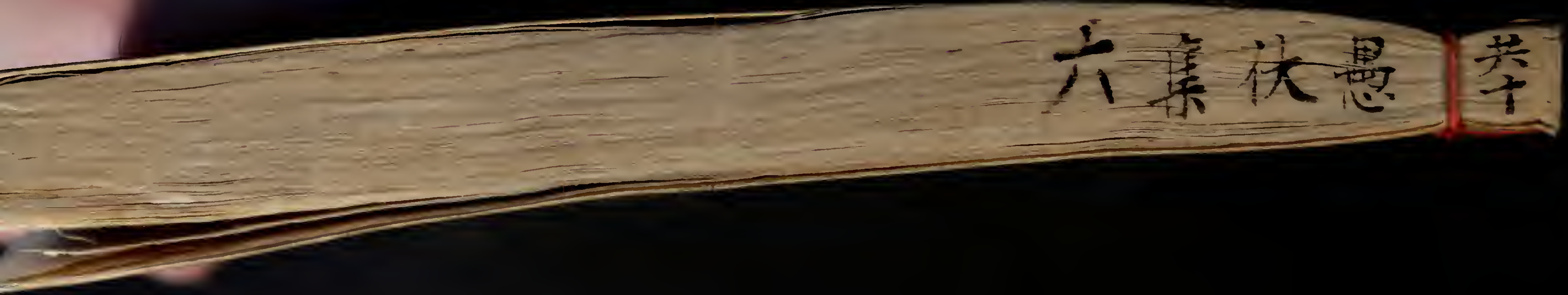
雖十五月而禫朝夕上食朔望盛饌則與服三年者無異耶

古禮則不然而但朱夫子答學者書曰今禮几筵必三年而除只得依此

一 祥後禫前若有執友親戚弔慰者則猶依前受弔耶親戚則雖入哭於靈座前而別無受弔之禮耶

受弔似不如在喪中時矣將軍文子之喪旣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垂涕洟而立於廟孔子聞之以爲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今依此說似得廟卽今之几筵所在也

愚伏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六集伏愚
共十